

# 非洲的種族戰爭

劉偉鵬

## 壹 前言

大約有兩年多的時間，研究非洲問題的學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奈及利亞的內戰上，時至今日，奈及利亞與比亞法拉間的殘酷鬥爭雖然已經結束了，但是種族衝突的問題却依然困擾着許多非洲國家。這些激烈的種族衝突固然深深的動搖了非洲國家的脆弱根基，也大為影響了非洲國家間的友好關係，更甚於此的是非洲的許多種族戰爭，目的並不在使對方屈服為滿足，而一定要使對方全體毀滅為止；因此，一連串殘忍的殺戮和種族滅絕就不斷的發生了。這些日以繼夜傷亡慘重的戰爭，何以未引起國際間的重視？甚至如非洲團結組織和非洲元首高峯會議，也未以一個嚴重的事件加以討論，進而尋求解決的方案？這固然因為發生種族事件的國家緊密封鎖新聞，以致於外界無法得悉的緣故，但其主要原因，無非是這些戰爭各有其錯綜複雜的背景，牽涉的範圍也太廣泛，在國際局勢日益緊張時，各大國自顧不暇，自然也不願過問，於是這種最原始的優勝劣敗戰爭就無休止的進行着。

非洲的種族戰爭，就其內在因素來說，非洲人民欠缺真正的民主觀念，而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作祟，是其衝突爆發的主因。非洲人民對於國家的觀念甚淡薄，至今仍無法在一個行政系統的治理下生活，每一部落各有其自己的利益，却沒有國家的共同利益，而這些部落利益往往又互相衝突，這些衝突不可能在短短的幾年中消失，因而非洲人民對民主國家的真正概念無從建立，政黨政治更無從施展。例如非洲國家獨立時，在原殖民母國的扶持下建立了民主制度，但這個制度下的每一政黨，幾乎都是由一個部落所組成，部落人數最多的，其領袖通常就是日後的國家元首，可以想見的是政府中的職務均將為此部落所壟斷，隨後便宣佈除執政黨外，其它的政黨都是非法，一黨政制於是開始，這種情形在許多非洲國家，諸如肯亞、尚比亞、坦桑尼亞和烏干達都曾發生過。在這種畸型發展下的國家，反對活動均被禁止，在位者使用一切方法以把持政權，在野者則必使用一切手段以推翻該部落的統治

，因而無數的金錢與生命投入於無謂的戰爭，也大大的消耗了國家建設的元氣，再加上幾個野心國家從旁唆使、煽動，一場場悲劇就在非洲國家內部展開了。

在內部發生種族戰爭的非洲國家中，規模最大，傷亡人數也最嚴重的是衣索比亞、查德和蘇丹等，現試分述於後：

## 貳 衣索比亞基、回兩教衝突

衣索比亞基督教與回教徒的戰爭，發生在衣索比亞東北角濱臨紅海海岸的伊特里亞（Eritrea）一帶，該地面積大約有四萬八千平方公里，這塊半沙漠的不毛地帶與衣索比亞其餘的富庶地區比較起來有天壤之別。然而伊特里亞雖屬半沙漠地區，但經過義大利半世紀以來的統治，再經過一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的統治，却遠較衣索比亞內陸進化。

一九五二年英國統治結束，伊特里亞在聯合國的監督下成立邦聯國，而事實上伊特里亞仍處於半獨立的狀態。到了一九六〇年，衣索比亞皇帝塞拉西一世，突然片面的宣佈將伊特里亞併入衣索比亞版圖。塞拉西此一舉動雖然違背了聯合國的決議，但當時國際上却未曾出現過任何反對的言論，甚至如聯合國也等於默認了這項事實。塞拉西意欲將伊特里亞一地併入版圖固然有其歷史與地理上的理由，但究其原因，多半是因為該地戰略價值極高的因素影響居多。因為伊特里亞濱臨紅海，控制由地中海經蘇伊士運河出印度洋的要道，又因該地馬薩瓦（Massawa）與阿薩布（Assab）兩港實為衣索比亞出海的僅有通道；再加上美國在該地首府阿斯馬拉（Asmara）附近的卡喀紐（Kagnew）一地建有無線電通訊轉送站，這個通訊設施會耗費數百萬美金，有美國海、陸通信部隊駐紮，是世界最大及最有效的電訊轉送站，也是美國環繞地球五個通訊站中最主要的一個。基於上述的幾個理由，無怪乎塞拉西有意將其併入衣索比亞。

其次，衣索比亞二千三百萬的人口，有三百萬人目前居住於伊特里亞

，其中百分之七十五是信奉回教的游牧民族。衣索比亞雖為一國定的基督教國家，但是總人口中有百分之四十五是回教徒，問題因而發生。伊特里亞回教徒的反叛行動開始於一九六一年，一羣回教徒圍攻阿斯馬拉的政府機構。自此以後的九年中，衣索比亞開始對伊特里亞一帶進行武裝圍剿，並封鎖了一切的新聞發佈，致使當地有關戰爭的消息，極少為外界所得知。

衣索比亞現有陸軍三萬七千人，均經過嚴格的訓練並配以美式新武器。在九年中，回教叛軍也自原來的一小批發展至一擁有八千人的部隊，支持叛軍最力的是提供作戰策略的敘利亞，其次為以財政支援的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及其它阿拉伯國家。衣索比亞的種族戰爭發展至一九六五年又引起了國際糾紛，衣索比亞政府聲稱叛軍獲得蘇丹援助，蘇丹政府立即駁斥，兩國關係突趨惡劣。最近，叛軍的活動已日漸激烈，除了在沿海各省擴大行動外，其潛伏國外份子曾於一九六九年，在喀拉蚩、法蘭克福和雅典機場，爆炸了三架民航客機。這場戰爭似乎仍將繼續一段時間，最近雙方公佈的傷亡數字已經達一萬七千人，另有為數極眾的叛軍已逃至蘇丹境內準備重振旗鼓。近據報導，衣索比亞叛軍已得到共匪援助，共匪的軍火補給品是經南葉門運往伊特里亞，由共匪和北韓所訓練的遊擊隊也正假道南葉門經紅海偷渡進入，這場戰爭又有隨時擴大的可能了。

### 叁 查德的種族戰爭

查德的種族戰爭是回教徒與黑人之間的衝突，也等於是回教徒與基督教徒的衝突，與衣索比亞內戰所不同的是查德的叛軍並不堅持一定要自查德分離或自治，他們的目標是急欲追求與國內其它種族平等的權力，但是戰爭發展的結果，叛軍已漸漸變質，一方面固然是許多野心家的挑撥，但受外國教唆煽動的影響居多。查德的回教徒佔總人口三百五十萬的半數，分布在查德北部的沙漠地帶，該地約佔查德總面積的四分之三，其餘地區則為南部黑人居住地帶，黑人大都信奉拜物教，基督教徒只有二十萬人。

在查德於一九六〇年獨立前及甫告獨立時，回教徒曾與黑色非洲人通力合作爭取自由，俟獨立後並曾在政府中擔任幾個部長的要職。但自從董巴貝就職總統後，開始實行中央集權制；一九六三年，董巴貝罷黜了中央政府中的回教徒並將其拘捕，接着又在一九六五年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清除運動，

把所有政府機構裏的回教徒全部予以驅除。這些行動在北部回教徒看來無異絕裂，因而他們終於在一九六六年的六月組成了查德解放陣線（FROLINAT），開始反抗中央政府。查德的解放陣線被認為是非洲社會主義運動，事實上它是以左傾的查德民族聯盟為基礎，而由現年四十五歲，並曾在查德政府中擔任過教育部長的西迪克（Abba Siddick）領導。查德的叛軍中有不少外國人從中助陣，亦有不少人對之付予無限的同情，大多數的外國人都認為查德的內戰起於查德的中央集權和種族歧視政策，但這只不過是一種一廂情願的看法，查德的種族仇恨已根深蒂固，衝突之所以發生自非一日之寒，如果回教徒一旦掌握政權，也定會採取欺壓黑人政策，內戰終不可免。

查德叛軍自一九六五年在歐亞地（Ouaddai）省開始叛亂之後，勢力愈來愈大，戰爭與傷亡人數也相對急劇增加。一九六六及一九六七年間，查德政府為了蘇丹收容叛軍，並給予武器援助，大事指責蘇丹政府協助叛亂；一九六六年八月，查德政府因蘇丹拒絕其指責宣佈封鎖邊界，兩國關係因而惡化，九月，兩國因不斷的衝突大有不惜付諸一戰的情勢，一時劍拔弩張，非洲各國元首爭相奔走，試圖調停，兩國曾於一九六六年十月達成初步和平協議，未幾，這項協議又因歐亞地省情勢的惡化而付之東流。

一九六八年三月，叛軍的活動由原來的東部蘇丹邊境漸漸擴大至查德北部，中央政府軍已有漸呈不支之勢，董巴貝總統遂在八月與法國簽署防衛協定，請求法國派軍援助。法軍進入查德之後，即時挽救了查德政府即將崩潰的命運，叛軍力量經法軍的追剿已大為削弱。法國駐查德的軍隊，估計約有二千五百人，其中有一千人是屬於法國駐科西嘉島的外籍兵團。自一九六九年以來，查德的內戰已漸為政府軍所控制，叛軍傷亡已達二千八百人，政府軍也有二百五十人的傷亡。

這場戰爭原本可以避免，但既已發生，董巴貝政府則不得不設法救平，其中最感為難的是法國政府。法國為維護查德的親西方政權，不得不派軍援助，但法國民意對政府的此項行動却大為反對，其反對聲浪之高不亞於美國國內的反越戰。為了應付此一壓力，法國準備於一九七一年內撤出駐查德軍隊，屆時查德內戰勢將再起，董巴貝政府能否渡過難關，殊難預料。

### 肆 蘇丹的回、黑衝突

蘇丹境內，北部六省中有九百萬阿拉伯人，南部三省中有四百萬黑色非洲人，這兩種民族無論在文化、宗教，甚至語言都不相同，這些歧異無疑的也就成了雙方水火不容的原因。

一九五六年蘇丹尚未獨立前，南部三省並不由位於卡土穆的蘇丹政府所統治，實際上是以一塊與蘇丹分離的領土而由英國所管理。在蘇丹趨向獨立時，南部黑人民族意欲與蘇丹成立邦聯，而不願併入蘇丹，結果却未如所願，因此就展開了反抗行動。一九五五年八月，南部黑人民族組成的防禦部隊，宣稱脫離蘇丹中央指揮系統，這項行動獲得南部黑人的大力支持，於是導致了一場激烈的種族戰爭，但為時不到一年，這個反抗行動就為蘇丹政府軍所鎮壓，蘇丹於一九五六年元月一日獨立。

蘇丹獨立後，中央政府即開始對南部三省實施阿拉伯化；回教被宣佈為國教，阿拉伯語成為官方及學校唯一使用的語言，所有南部政府機構中的職務幾乎全被阿拉伯人所接任，此外，大批阿拉伯商人湧向南方，壟斷了所有的貿易。面臨這種命運，南部黑人民族領袖已忍無可忍，遂積極再謀反抗。一九六二年，第一支武裝力量由在烏干達境內的流亡黑人組成，隨後蘇丹非洲人民民族聯盟及阿薩尼亞（Azania）解放陣線也成立了，後者比前兩個組織遠為激烈，宣稱不獲獨立絕不與蘇丹政府妥協。一九六三年，反抗行動由一次黑人大暴動所引發，接着一連串的武裝行動就展開了。但是這些未經統一指揮的叛軍顯非蘇丹政府軍之敵，因此黑人們面臨家破人亡的悲慘命運，紛紛逃往鄰近黑人國家境內。蘇丹的軍事統治者阿布得（Aboud）對付黑人的手段異常殘酷，他深信以武力徹底的摧毀黑人武裝力量要遠較安撫行動有效，因此蘇丹境內內戰益見慘烈，死傷人數也有增無減。

一九六四年十月廿二日蘇丹首都卡土穆發生暴動，學生抗議政府對付黑人的方式太過殘酷，阿布得被迫去職，把政權交給了以哈利發（Khalifa Khalifa）為首的文人政府，開始對黑人採取安撫措施。一九六五年二月，南部黑人領袖已有意接受談判條件，不料雙方衝突不斷發生，誤會反而加深，和平的一線曙光頓時消失；三月，雙方又於卡土穆集會，結果仍是不歡而散，戰事反愈演愈劇，在八月的第一個星期中就有近千人為之喪命。同年秋天蘇丹的大選中，馬古布（Magoub）出掌政府，也採取安撫黑人政策，但戰爭依然未見停頓；一九六六年七月，馬地（Sadig El-Mahdi）接任總理

，隻身前往南部尋求解決方案，未幾，一九六七年四月馬地被迫去職，和平的一線希望終告破滅。

蘇丹的種族戰爭，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殘酷的戰爭之一，雙方用兵目的不在使敵人屈服，而是一味的屠殺。種族仇恨已深植兩色人種心中，雙方見面不分死活誓不甘休，這也是雙方幾將達成和平協議，最後又不免失敗的主因。據一個虎口逃生的黑人說：「阿拉伯人殺我們，只因為我們是黑色的」，這種慘絕人寰的戰爭至今已有一百五十萬人為之喪生，另有五十萬人或流離失所，或逃往國外。戰爭的費用耗盡了蘇丹的財政預算，蘇丹一萬八千名陸軍有百分之八十是在南部對抗五千人組成的黑人叛軍，無謂的消耗和人力的喪失，使蘇丹為之元氣大傷，兩色人種不共戴天之仇益發無法和平解決。

一九六九年五月，蘇丹發生軍事政變，魯麥利（Jafer El Numeiri）出任革命委員會主席，隨即提出允許南部自治的建議，又為南部黑人所拒絕。蘇丹為一親共國家，最近為求結束此一戰爭，已獲得共產國家的武器援助；同時，南部黑人民族也早向西方國家尋求軍援，因此，雖然蘇丹目前的內戰已趨低潮，黑人民族實際上也控制了南部地區，但是顯而易見的，這只是暴風雨前一段短暫的平靜，一旦雙方元氣稍復，武力充實後，戰爭必將重起自無疑問。

## 伍 結論

列強瓜分非洲時，疆界的劃分未顧及種族的歧異，為非洲許多國家留下了無窮的災難，這些災難不僅使無數的非洲人為之喪命或流離失所，也因為財物與人力的耗費影響了國家的元氣，阻礙了新興國家的建設。奈及利亞與比亞法拉的流血戰爭，可以說是種族不和的慘痛教訓，但非洲人對這場犧牲無數生命、消耗億萬財物的戰爭，似乎無動於衷，種族不和的現象依然在許多國家存在着；而兩個種族間的仇視對非洲人來說，似乎除了訴諸武力別無其它解決的方式。這種最野蠻也是最原始的鬥爭已不足為奇，奇怪的是國際間對這些慘無人道的戰爭，竟也視若無睹；蘇丹的種族戰爭已連續數年，傷亡已逾五十萬人，既無任何國際機構呼籲停戰，又未聞有任何和平解決方案，似乎是任由其強勝弱敗的自生自滅。

國際組織既不過問非洲國家的內部事務，讓唯恐世界不亂的共產國家又

以日語向日本播送題為「日本復仇主義者之危險計劃」之評論，謂日本復仇主義者反對其鄰邦之領土要求，係欲效法以前德國納粹政權推行復仇主義政策。蘇俄駐日大使館代辦十一月十一日向日本外務省次官提出口頭抗議，略謂蘇俄政府認為日本政要最近要求收回北部領土之言行，有傷俄日友誼，而且破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之良好秩序。塔斯社十一月十二日發布英文評論，指日本要求蘇俄歸還其北部領土，係對蘇俄之不友好行動。莫斯科廣播電台十一月十二日以日語向日本播送題為「復仇主義將領導日本至何方？」之評論，略謂日本佐藤首相十一月二日接見一羣曾赴日本各地宣傳收回北部領土之青年，顯示日本政府之復仇主義傾向有進無止。日本要求蘇俄歸還領土運動，必然阻礙兩國解決其他問題。日本政府應負可能造成之嚴重後果。

日本曾於十月發表其防衛廳之白皮書及其第四個五年防衛計劃。蘇俄宣傳機構立即向國內外予以誣蔑與詆毀，指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加強與美國之軍事與政治同盟，其鎗頭將朝向北韓，蘇俄，亞洲其他共產國家及日本之其他鄰國，要求蘇俄，鄰近日本之共產國家及其他國家注意日本之威脅。

蘇俄反日宣傳之主要目的，在鼓動日本人民反對其政府，引起亞洲民主國家對日本之疑懼，以謀實現其中立日本之陰謀。

領土問題及日本之親美政策，乃俄日政治關係無法改善之關鍵。

## 對亞洲其他國家之活動

伊朗——蘇俄最高蘇維埃主席包戈尼十月二十八日在伊朗參加俄援建設之伊朗煤氣管道開始向俄輸送煤氣典禮。該煤氣管道長一

千二百餘公里，從伊朗南部伸至伊俄邊界其與蘇俄煤氣管道連接，已動工兩年餘，現已達成六百餘公里。該管道將向蘇俄阿塞拜疆、喬治亞及亞美尼亞三共和國輸送煤氣，以交換蘇俄之機器、設備及其他物資。據稱每二十四小時將可向俄供應一千七百萬至一千八百萬立方公尺煤氣。

(二)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商工部長應蘇俄對外貿易部之邀，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訪問蘇俄商談貿易與經濟問題。蘇俄與馬來西亞一九六七年簽訂貿易協定並建立外交關係。馬來西亞橡膠產品約五分之一輸出蘇俄，蘇俄亦購買馬來西亞之錫。蘇俄對外貿易部曾於去年二月訪問馬來西亞。蘇俄去秋曾在馬來西亞舉行第一次工業展覽會。蘇俄會一再公開表示願對馬來西亞公營及私人企業給予長期信用貸款。蘇俄顯然欲加強其與馬來西亞之經濟關係，以伸張其在東南亞之勢力。

(三)約旦——莫斯科廣播電台於十月三十一日起新設向約旦廣播之特別節目，每星期六八時播送一次，以加強對中東，尤其是對約旦之宣傳。

蘇俄與約旦今年六月曾簽訂文化合作協定及貿易協定。蘇俄民航機定期飛行莫斯科與安曼。約旦學生就讀於蘇俄高等學校，學雜食宿等費全免。

(四)錫蘭——蘇俄與錫蘭於十一月初簽訂一九七一—七二年貿易協定，以繼今年年底滿期之一九九九—七〇年貿易協定。蘇俄與錫蘭去年之貿易額合二千二百萬元。

蘇俄助錫蘭建設麵粉廠及其附屬倉庫，輪胎廠，糧倉，灌溉工程，在森林中開闢農田，以種植棉花與其他農作物。雙方科學家合作研究培育茶葉與某些技術作物之新品種。雙方國會代表團曾互相訪問。

——上接第73頁—— (78) 三五二

獲得一個製造紛亂的大好機會，如今左傾的蘇丹固然已獲得共黨援助，查德和衣索比亞的叛軍也已自共黨國家獲得武器援助，這無疑是對非洲國家的一個警惕。共黨國家，尤以共匪對非洲野心最大，其將武器裝備授予查德及衣索比亞叛軍的口實是「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協助非洲人民反殖民主義運動」，然而將武器授予蘇丹用以鎮壓當地黑人民族反抗時，又高喊「鎮壓帝國主義支持的反革命份子」，同樣的目的却打着不同的旗幟，其用心則只有一種：就是希望非洲越亂越好，只要非洲國家內部發生動亂，國際間又無暇顧及此一落後地區，正是共黨加緊滲透顛覆的機會。面對共黨陰謀詭計，非洲國家不能不自省覺，自由世界對共黨在此地區的分化、擴展，亦不能繼續坐視，理應及早防範及尋求對策才是。

非洲國家內部存在着種族不和危機者，尚不止上述三國，這些危機固然肇因於列強當初的瓜分，忽略了種族間宗教、語言及血統的歧異，因此不是把一個完整的民族分裂於兩個不同的國家境內，就是把幾個互相仇視的種族合在一起。國家觀念欠缺的非洲人，至今仍奉行着部落主義，他們對酋長的忠誠，遠超過對國家元首的擁戴，因此往往因為少數野心政客的操作，就能爆發一場戰爭，造成大量的傷亡。這些問題都急於解決，固然推廣教育提高知識水準是根本的解決方法，但却需要漫長時間才能奏效。非洲國家人民，尤其是領導階層應建立人類生而自由平等的觀念，賦予全國人民以平等的權利，同樣的參政機會，庶幾可免陷國家於分裂的境地。